

国际大奖小说
升级版 SHIYUAN



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

桥下一家人

[美] 纳塔莉·萨维奇·卡尔森 / 著 [美] 盖斯·威廉姆斯 / 绘 王宗文 / 译

桥下寒冷的风,吹不散一家人温暖的爱。即使贫穷、苦难,相信诗意、幸福也会与你同在。请穿越心中的迷雾,发现生活中那不经意的小小惊喜吧!



新蕾出版社

桥下一家人

The Family Under Bridge

作者：[美国]纳塔莉·萨维奇·卡尔森

插画：[美国]盖斯·威廉姆斯

译者：王宗文

作者简介

纳塔莉·萨维奇·卡尔森 (Natalie Savage Carlson) 1906年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肯斯城。纳塔莉的母亲是法裔加拿大人，因此她的创作很多取材于童年时听过的法国和加拿大的民间传说。20世纪20年代，她在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的《长滩晨星报》做记者。后来她嫁给了做船员的丈夫，在国内走访了很多地方，直到后来定居在法国巴黎。1952年她出版了第一本书——《会说话的猫》，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。

其后，她在法国出版的一系列作品都非常成功，尤其是1958年出版的《桥下一家人》，这本书荣获了1959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。自此她写了一系列反映法国孤儿和流浪儿生活状态的佳作。而后纳塔莉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问题，她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1965年出版的《空寂的校园》。20世纪80年代，她开始为低年龄段的孩子创作充满魔幻意味的图画书。

目录

[第一章 奇遇](#)

[第二章 桥下相识](#)

[第三章 去见圣诞老人](#)

[第四章 街头卖唱](#)

[第五章 搬家](#)

[第六章 在吉卜赛营地](#)

[第七章 参加圣诞晚会](#)

[第八章 警察来了](#)

[第九章 开始新生活](#)

[书评 雾中的明灯](#)

第一章 奇遇

从前，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流浪汉，名叫阿曼德，他不愿意住在巴黎以外的任何地方，所以他一直住在巴黎。

他所有的家当都可以放在一个没有车篷的婴儿车里推走，所以他不必担心交不起房租，也不用害怕被小偷偷走。他把所有的破烂衣服都穿在身上，所以他不需要大衣箱或者干洗剂。

对他来说，从一个藏身的洞穴搬到另一个地方很容易。12月的一天，快到晌午时，他正在搬家。天很冷，灰蒙蒙的天空笼罩着巴黎。但是阿曼德并不介意，因为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好像今天会有一件新的、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。

他一边推着手推车穿过巴黎圣母院大教堂旁边的花市，一边哼着一支欢快的曲子。这些花儿使他想到，虽然现在还没有到严冬，但是已经离温暖的春天不远了。

在花摊儿前面的厚木板上，挤放着几盆枯萎的风信子和郁金香。在大锡桶里插着一些粉红色的康乃馨和夹竹桃。最引人注目的是挂有红色果实的一束束冬青枝、挂有白色果实的一簇簇槲寄生和一株株绿色的小杉树，因为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。

阿曼德眼很尖，他一眼就看到一堆从花摊儿上吹落的碎树枝和枯萎的花儿。花摊儿上面写着“阿纳贝尔”这样的名字，旁边站着一个小矮胖的女人，她的蓝围裙露在毛衣外套儿下面。阿曼德用他那黑色的贝雷帽碰了她一下。

他敢肯定这个女人就是阿纳贝尔，于是便对她说：“沾你的光，感谢你慷慨相助，夫人。”他把碎树枝放在手推车里的东西上面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垃圾堆里挑了一根干冬青枝，把它插在撕裂的扣眼儿里。他想看看今天还有什么令他高兴的奇遇在等待着他。

他推着手推车向吕德科西嘉走去，那个可能叫阿纳贝尔的女人皱着眉头不解地看着他。他拖着脚步慢悠悠地走过这座古老的建筑物，然后就推着手推车朝塞纳河远处的支流方向走去。

当他走到巴黎圣母院前面的广场时，一只手从后面抓住了他。

“先生，给你算算运气吧。”一个悦耳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“今天你会有一个奇遇。”

阿曼德把手从手推车的车把上松开，迅速转过身来，看到一个穿着短裘皮外套儿和肥大的花裙子的吉卜赛女人。

他咧开嘴朝她笑了笑。“是你，米勒里。”他向她问候说，“你们打算回巴黎过冬吗？”

这个吉卜赛女人脸色黝黑，头上围着围巾。她微微一笑，像个时髦女郎似的反问道：“难道有谁不是一直在巴黎过冬？你怎么这么早就到街市上去了？”

阿曼德穿着一件几乎拖到脚面的长外套儿，他耸耸肩回答说：“对我来说住在桥底下的确有点儿偏僻，可我已经受够了莫贝特宫那拥挤的角落和狭窄的小道。我讨厌为那些垃圾商捡破旧衣服了。我打算去见识一下你所说的奇遇。”

米勒里理解他的处境。她说：“虽然去我们住的地方路不太远，也不太难走，可是我们租的院子像个笼子，不过那些男人们已经找到了不少冬天做的活儿。像巴黎这样餐馆遍布的城市有太多的罐子和盘子需要修补。当然，孩子们除了谈论春天的田野和树林以外，也没什么好谈的。”

“我可受不了孩子。”阿曼德发牢骚说，“他们像八哥儿似的，愚昧无知，噉噉喳喳，令人厌烦。”

米勒里朝他摆摆手说：“虽然你认为你不喜欢孩子，但那只是因为害怕他们。你害怕机灵的小家伙们一旦发现你有一颗善良的心，他们就会把它偷走。”

阿曼德嘴里咕哝着，两只手又抓住了手推车的把手。米勒里一边挥手示意他走开，一边摇摇晃晃地把光着的脚挤进那双失去了光泽的银色拖鞋。“如果你不想再在那座桥下住，你可以来和我们住在一起。”她邀请他说，“我们住在海利斯外面——工人们正在那里拆除奇迹大院附近的大楼。”

阿曼德迈着沉重的脚步径直走过黑压压、光秃秃的树林，走过河边的教堂，对眼前的东西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。

在拱扶垛后面的绿色公园里，一些街头流浪儿正在那儿闲逛。其中有两个正在玩儿决斗游戏，另一个年龄较小的一边大口吃着苹果，一边在旁边观看。两个击剑手伸出假想的剑，在对方面前挥舞着。两

人握紧拳头，离得越来越近，然后都忘记了他们假想的剑，开始猛击对方。

当阿曼德走过去的时候，他们停止了那个决斗游戏。一个孩子对他的游戏伙伴喊道：“瞧那个滑稽的老流浪汉！”

阿曼德环顾四周，因为他也想看看那个滑稽的老流浪汉。开始他以为他们一定是说那个戴着黑色帽子、穿着肥大裤子的滑稽的路易斯。后来他才意识到他们所说的那个滑稽的老流浪汉原来就是指他。

他厉声喝道：“小家伙，你说话礼貌点儿！”他拨弄着翻领上的冬青枝。“如果你不反对，我就把你的粗鲁言行告诉我的朋友圣诞老人。到那时你除了能得到像我手推车上的这些东西以外，别的什么也得不到！”

那个男孩儿怯生生地望着他。他知道，阿曼德所说的圣诞老人就是法国的圣克劳斯（圣诞节前夕给小孩子送礼物的人）。他听大人们说，圣诞老人从北极骑着灰色的小毛驴儿来给孩子们送圣诞礼物。

那个小男孩儿拿出他吃剩的半个苹果问道：“你饿吗，先生？你愿意吃剩下的这半个苹果吗？”

但是那个较大的男孩儿不屑一顾地挥挥拳头说：“呸！根本就没有什么圣诞老人。那只是个虚构的人物。”

阿曼德礼貌地说：“如果你怀疑我的话，你只要去罗浮宫商店看一下就明白了。你会在底楼与二楼之间的夹层楼面上找到他。”

阿曼德像一尊大教堂里奇形怪状的雕像一样咧嘴而笑。其实真的没有圣诞老人，那是他的朋友卡米拉。随着天气变冷，圣诞节临近，卡米拉到商店里帮助促销。

“我相信你，先生。”拿苹果的男孩儿说，“昨天在商店外面我看见了圣诞老人，他在街上吃栗子。”

阿曼德耸耸肩，快步朝大桥走去。米勒里说得对：如果你不把你的心藏好，这些八哥儿就会偷走你的心。而他可不想与孩子们有任何关系。他们意味着家庭、责任和固定的工作，这些正是他很早以前就抛弃了的一切。他现在正在寻找奇遇。

过几个街区有一座桥，天气不太冷时他就住在桥下面。他在巴黎有好多无家可归的伙伴，到了夏天就与他们在一起，立上木桩，划出界线，声明这个地方或者那个地方是自己的地盘儿。

“可我必须先吃饭。”看着街道对面的餐馆，他心里想。他舔了舔大拇指，然后竖起大拇指赞叹道：“味道真不错！”他决定先吃饭。

于是他把手推车放在矮墙下，享受着从餐馆飘来的香味儿。他把所有来自餐馆的香味儿都深深地吸进鼻子里。“哦，还有木炭上烤的牛排。”他垂涎欲滴，说，“酱汁也挺好。可是他们把土豆烤得有点儿糊。”

阿曼德在路边坐了两个小时，享受着从餐馆飘来的香味儿，因为这是法国人吃午餐的最长时间。

然后他用袖口很讲究地擦了擦他那胡子拉碴的嘴，慷慨地说道：“服务员，不用找了，零钱你在圣诞节时用得着。”虽然眼前根本就没有穿着白色制服的服务员。

他迈步走下台阶，沿着街道向塞纳河畔的码头走去。他每走一步，手推车的后轮就在台阶上蹦一下。“我吃得真饱。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，“但是要是能吃了那个苹果就更好了。在吃了这样的美味之后，那一定是非常可口的水果。”

他推着手推车来到码头，然后朝着通向沙滩的桥洞走去。在圆石砌成的码头，有一个人正在用流淌着的塞纳河河水洗车。一个穿着裘皮大衣的女人正在户外牵着她的长卷毛狗散步。一艘很大的豪华游艇像黑色的海豹一样从河中游过。阿曼德想，这就像离家很久的人回到家中一样。在一座巴黎的桥下，任何激动人心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

当他靠近桥的时候，他既惊讶又生气，他看到在一直属于自己的地盘儿上，有人支起了一顶灰色的帆布帐篷。在柱子旁边停着一辆市场里用的手推车。

他推着他的手推车，穿过圆石路，朝着拱桥快步走去。当他到那儿的时候，他伸出手，胳膊一挥，扯倒了帐篷。然后他惊恐地跳了回去。

“哎呀！”他叫道，“八哥儿！一个住满八哥儿的窝！”

三个受到惊吓的孩子正蜷缩在一床破烂的被子里，用像他一样吃惊的眼神看着他。那个小女孩儿和那个小男孩儿哆哆嗦嗦地缩进被窝儿里。但是那个年龄较大的女孩儿很快跳了起来。她长着一双敏锐的蓝眼睛，与她那带点儿傲气的下巴、鼻子以及红色的头发很相配。

“你不能把我们赶走！”她握着拳头喊道，“我们要待在一起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而一家人必须待在一起，这是妈妈说的。”

第二章 桥下相识

当阿曼德盯着孩子们看的时候，一只本应是白色的粗毛狗奔到码头。它在阿曼德和孩子们之间跳来跳去，对着阿曼德狂叫，似乎怕他伤害了孩子们。阿曼德把手推车转了一下，挡在他和狗之间。

“如果狗咬我，我就告你们，让你们赔偿我一万法郎！”阿曼德叫道。

那个女孩儿把狗叫到身边。“过来，乔乔！过来，乔乔！他不会把我们赶走。他只是个老流浪汉。”

狗停止了狂叫，用鼻子嗅了嗅阿曼德的手推车后轮。

阿曼德感到受了侮辱。“我要让你们知道我可不是什么老流浪汉。”他说，他以前不是。“我并非没有朋友。如果我愿意，我现在可能是个工人。但是你们的父母在什么地方？你们在躲避什么人？躲避警察？”

他仔细地观察这些孩子。他们长着红头发，衣服不合身，全是贫病交加的模样。

那个较大的女孩儿的眼神显得非常忧郁。她解释说：“爸爸死后，因为我们付不起房租，房东就把我们赶出来了。因为我们没有家了，所以妈妈把我们带到这儿。她告诉我们藏在帐篷里面，这样没有人能够看见我们，否则他们就会把我们带走，把我们安置在一个收容穷孩子的地方。但是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我们想待在一起。我叫苏西，他们一个叫保罗，一个叫伊夫琳。”

那个大一点的男孩儿有点儿敢说大话，他吹牛说：“如果我再大一点儿，我就会给我们找到一个新的住处。”

阿曼德说：“听起来好像你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似的。而这里是我的老地方。你们已经像那个房东把你们赶出去一样把我赶出了我的家！”

苏西感觉有点儿歉疚。她把手推车推到一边，用眼睛仔细地打量着阿曼德。然后她用一块烟煤在水泥地上画了一个长长的长方形。

“这是你的地方。”她说，“你可以和我们住在一起。”她又考虑了考虑，在长方形的下面草草地画了一个小正方形，然后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这儿有一个窗户，你可以把头伸到窗外，看到那条河。”

阿曼德自言自语地抱怨着，把他胸前的外套儿抓得更紧了，好像是要把他的心隐藏起来似的。噢，这个小家伙很危险。他最好朝前走。巴黎有好多桥，塞纳河沿岸一路上都有桥，再找一座桥并不难。但是当他准备离开时，那个小女孩儿跑过来抓住了他的破袖口。

“请别急着走。”她恳求道，“我们会把你当作我们的爷爷。”

阿曼德鼻子一哼：“小家伙，除了百万富翁之外，我最不愿意当爷爷。”可是，虽然他嘴上在抱怨，却还是动手打开了他的行李。

阿曼德把树枝放下，把他收集的一堆干树叶堆在一起。他从手推车里拉出一顶脏兮兮的帐篷和一把生锈的铁钩，把一个带把手的发黑的罐子放在树叶旁边，把一些曲里拐弯的小勺和小刀分开。最后，他拉出一只鞋底儿有洞的旧鞋。

他解释说：“说不定最近哪一天会遇到另一只，这鞋我穿着挺合脚的。”

孩子们想帮助他。噢，这些小家伙挺机灵的。他们知道如何讨老人的欢心。他庆幸自己不是他们的爷爷，但他还是把帐篷放在苏西为他画的长方形里面。

他用树枝和干树叶把火生着，将罐子吊在火上面，然后打开报纸，把一些吃的东西放进罐子里。

他告诉孩子们：“过去，在巴黎曾有过一段好时光。那时每天收市时人们常常敲响市场上的钟，好让流浪者们知道那里欢迎他们去收集人们不要的东西。可如今再也没有这种事情了。现在我们必须自己去寻找。”

孩子们看着他吃东西，看着他把吃的一口一口地送到嘴里，就连那只本应是白色的狗都馋得淌了一地口水。阿曼德不自然地扭动了一下身子，粗声粗气地问：“看什么呀？你们没有见过人吃饭吗？”他们没有应声，但是四双眼睛都在随着他的锡勺的移动而移动。“我想你们是饿了。”他嘴里咕哝着，“小家伙们总是要吃饭的。把你们的碗拿来吧。”

苏西从手推车里拿出沾满污垢的、裂口的碗和弯曲的小勺。阿曼德仔细地给他们分了吃的，甚至给那只狗也分了一份儿。

天已经黑了，孩子们的妈妈回来了。巴黎的灯光正照在河面上，而桥洞里却只有阿曼德点燃的微弱火光在闪烁。他看不清这个女人的脸，但是他感到她不好惹。

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她责问老流浪汉。

阿曼德被激怒了。“那么我可以问你同样的问题，夫人。”他反驳道，“你们把我桥下的地方给占了！”

女人说：“桥不属于任何人。它们是巴黎唯一的自由藏身处。”

苏西尽力缓和紧张的气氛。她解释说：“妈妈，他是个善良、友好的老流浪汉，他要和我们住在一起。”

“我不是个友好的老流浪汉！”阿曼德愤怒地说，“我是个卑鄙的、怪僻的老流浪汉！我讨厌孩子、狗和女人！”

保罗说：“如果说你讨厌我们，那为什么还给我们吃的？”

“因为我是个愚蠢的老流浪汉。”阿曼德回答说，“因为我是个愚蠢的、软心肠的老流浪汉。”噢，哎呀！我的天哪！他无意中说出他的确有一颗善良的心。现在这无家可归的一家人肯定会抓住这颗心不放。

听到孩子们已经吃了这个老流浪汉的东西，妈妈显得很不高兴。她提醒孩子们：“我们不是乞丐。我在洗衣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这可是他没法比的！”

她去热了一锅汤，把随身带来的一个长条面包切开。阿曼德坐在苏西画的长方形里，他想这个女人的烦人之处就是傲慢，而这种傲慢和桥下的生活不会很和谐。

借助即将熄灭的火光，那个女人在她的手推车旁前后走动，她拉出被虫子蛀了的毯子，铺在水泥地上准备睡觉。汽车就在他们头顶上隆隆驶过，灯光照在大桥上，沿着码头散步的人们轻松地说笑着。然而这一切，离桥下的这几个人，仿佛有十万八千里。

在孩子们倒头睡下后，阿曼德向他们的妈妈建议说：“你应该把他们送到慈善机构去，直到你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地方。这种生活不适合他们。唉，你不想让他们像我这样过一辈子吧？”

“不管是穷是富，一家人应该待在一起。”女人回答说，“我还有希望。我很快就要见到我的嫂子了。她可以在克利希为我们打听到一个住的地方。”

阿曼德走出帐篷，没有披衣服。他习惯了寒冷，所以从来不觉得天会更冷。但是他敢肯定，这些孩子会感到冷。当他躺在坚硬的水泥地

上时，一种不安的想法时时困扰着他。既然他对这些孩子友好，那么，他的生活就再也不完全是他自己的了。

阴沉沉的早晨悄悄地驱走了桥下的黑暗。阿曼德醒来时发现那个女人已经上班去了，三个孩子正用一些变了味儿的面包喂小狗乔乔。

“你们还待在这儿吗？”阿曼德问，“难道你们不去上学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？”

苏西摇了摇头。“我们找到一个住的地方以后才能去上学。妈妈说现在去上学，老师可能会问起我们的居住情况，要是我们没有家的话，他们就会把我们从我身边带走，然后把我们送到收容所去。”

“你妈妈想让你们比我还惨吗？孩子应该上学。当我是个孩子时，如果我不去上学，我该去哪儿呢？”

“噢，我喜欢上学。”苏西忽闪着她的蓝眼睛说，“我喜欢读书、写字。我想长大以后当个老师。你瞧，游艇上的一个男人朝我扔了一块煤，我用它来写字。我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再回到学校。”

“这就是我们的不同之处。说老实话，我从来不爱上学。但是你们在白天必须得去个什么地方。你妈妈不能指望我当你们的保姆。我有地方要去。”

“噢，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去吗？”苏西恳求说，“伊夫琳人虽小，但是很能走。她不会走累的。”

“不行！”阿曼德惊叫道，“你们不能跟我去，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！”

“请带我们走吧，老流浪汉。”保罗恳求道，“躲在这儿很冷，又无事可做。”

“保罗，那样不礼貌。”苏西批评他说，“现在除非你向他道歉，否则他不会带我们走。”

“可是我该怎么称呼他？”保罗问，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。”

“先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苏西问。

“阿曼德。”流浪汉答道。

“那你姓什么？”保罗问，“我们姓凯尔西特。”

阿曼德耸耸肩说：“我已经忘了。我想我以前的姓是波利或者波吉。可能就是这样的。就叫我阿曼德吧。”

“好吧，阿曼德先生。”保罗说，“我不该叫你老流浪汉，我向你道歉。那么你愿意带我们一起走吗？”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桥下一家人》纳塔莉·萨维奇·卡尔森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4304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